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百五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奉使部

機變

古者慎使乎之選重越境之任故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蓋外事不素制也大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古語曰變通之際間不容髮非夫智畧輻湊計慮周洽者孰能與於斯乎若乃受命而行臨事以敏遇其變故適與

時會理既先覺行乎中權或習俗以遂事或詭辭以應
物當有疑而立斷將履危而先發俾夫敵人無所施其
詐智者不能為其謀用能成命而立功守節而獲考斯
固得專對之義而成出疆之美矣
齊景公使使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齊亦
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堂土階三等茅茨
不剪采椽不斲猶以為為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
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

枝如子躬楚大夫也昭十三年夏楚平王棄疾即位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犨櫟本鄭邑楚中取之平王新立故還以賂鄭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不復須賂故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降服如令解冠也謝違命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王善其有權有事將復使也

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

壁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强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

矣君不如肉袒伏斧鑕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畧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與我城柰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

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獻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髪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

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引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按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九賓即周禮九儀臣乃

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
城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
衣褐懐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
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
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
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間歸至趙矣且秦强而趙
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
先割十五城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

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絶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

漢隋何爲謁者時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至虞宋州虞城縣謂左右曰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何進曰

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隋何曰臣請使之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淮南太宰作內主也三日不得見隋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强以漢爲弱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則大王所欲聞言之而非邪使何二十人伏斧鑕淮南市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隋何說淮南王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方急責布發兵隋何

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驚曰何至是楚使者出何曰事已構可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併力布從之遂歸漢

王烏武帝元鼎中使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以墨點面也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

涉何元封中武帝使譙諭朝鮮王右渠終不肯奉詔譙責讓也音才笑反何去至界臨浿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俾王

長長者俾王名也送何至浿水何因刺殺之即度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為遼東部都尉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應募隨杉中監蘇武使匈奴匈奴徙蘇武北海上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讓責也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

曰武等實在

陳饒爲右卒王莽建國元年遣五威將軍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颯音立）多齎金帛重遺單于諭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紱（紱者印之組也音弗）詔令上故印紱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舉腋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

欲前爲壽五威將軍曰故印紱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腋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弗與單于曰印文何繇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乃罷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鄉讀曰向幾音鉅依切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絶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與讀曰豫饒燕士果悍果決也悍勇也音胡幹切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

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柰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右賢王輿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

後漢吳漢南陽宛人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

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知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勅諸郡不肯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撝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幕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

也諸將皆慙

班超字仲升明帝永平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前書音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燉煌北也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爲鄯善去陽關一千五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況已

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来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絶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才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生死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驚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

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决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賴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也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

擅之乎恂乃怳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効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于闐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南與𡚁羌西與姑墨接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

至莎車為南道雄張張猶熾盛也張音丁亮切波傍也波音詖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續漢書及華嶠書騧字並作䯄說文馬淺黑色也音京媚切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

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超從閒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繇是與龜茲結怨十

八年帝晏駕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没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兹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槖城與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章帝初即位以陳睦新没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兹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闐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

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吳張紘字子綱廣陵人避難江東孫策表為正議較尉

漢獻帝建安四年孫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紘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才畧絕異平定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乃心王室時曹公為司空欲加恩厚以悅遠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紘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後以紘為九江太守紘心戀舊恩思還反命以疾辭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

吳紘諫以為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

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即表大帝為討虜將軍領
會稽太守
顧徽為東曹掾時傳曹公欲東大帝謂徽曰卿孤腹心
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為吾行拜輔義都尉
到北與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内消息徽應對婉順因説
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為善義出作兵公笑曰孤
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為道此
徽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盤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

表消息是以及耳公厚待遣還大帝問定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徽潛采聽方與表譚交爭未有它意

晉衛瓘初仕魏為陳留王為廷尉卿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兩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已然不可得而距乃

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鷄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臥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刼艾整仗趨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章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廨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

相疑貳瓘如厠見胡烈故紿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横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會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閤數十信追之瓘至外廨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繇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

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
殿而走盡殺之瓘於是部分諸將羣情肅然
後魏楊昱孝明時為給事黄門侍郎時賊圍幽州詔昱
兼侍中持節督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
幽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内空虚謀欲
攻掩刺史元修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
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基本今大軍頓至在
涇豳與賊相對若使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

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陣斬神達及諸賊四百許人餘悉奔散

後周申徽西魏大統十年為給事黄門侍郎先是東陽王元榮為瓜州刺史其女婿劉彦隨焉及榮死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為刺史彦遂殺康而取其位屬四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彦刺史頻徵不奉詔又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文帝難於動衆欲以權畧致之乃以徽為河西大使密令圖彦徽輕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賓館

彥見徽單使不以爲疑徽乃遣一人勸彥歸朝以揣其意彥不從徽又使贊成其主計彥便從之遂來至館徽先與瓜州豪右容謀執彥遂叱而縛之彥辭無罪徽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濫居方岳之重恃遠背誕不恭貢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實不容誅但受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闕所恨不得即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人及彥所部復云大軍續至城內無敢動者使還遷都官尚書

杜杲武帝建德初為司城中大夫使於陳陳宣帝謂杲曰長湖公軍人等雖築館處之然恐不能無北風之戀王褒庾信之徒既羈旅關中亦當有南枝之思耳杲揣陳宣意欲以元定軍將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免既不死節安用以為且猶牛之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初未及此陳宣帝乃止杲還至石頭又遣謂之曰若欲合從共圖齊氏能以樊鄧見與方可表信杲答曰合從圖齊豈唯弊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

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者不敢聞命

隋崔彭性剛毅有武畧善騎射高祖為丞相時周陳王純鎮齊州高祖恐純為變遣彭以兩騎徵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謂純曰天子有詔書至王所彭苦疾不能彊步願王降臨之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出傳舍迎之察純有疑色恐不就徵因詐純曰王可避人將密有所道純麾遣從騎彭又曰將宣詔王可下馬純遽下彭顧其騎士曰陳王不從詔徵

可執也騎士因執而鎖之彭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高祖見而大悅拜上儀同

長孫晟為左勲衛車將軍開府奉使突厥突厥可汗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

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寃隙玷厥別部可汗名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多而又近耳染干大驚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誠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授左勲衛驃騎

將軍

裴矩為內史侍郎煬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畧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為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伊吾耳咸以為然不復來競

崔君肅為司朝謁者大業初處羅可汗為鐵勒所敗時裴矩在燉煌引致西域聞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君肅齎書慰諭之處羅甚倨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為二自相仇敵每歲

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尚者明知啟民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啟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為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內屬乞加恩禮同於啟民天子

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向夫人為誑天子必當取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藩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柰何惜兩拜之禮剿慈母之命怯一句稱臣喪匈奴之國也處羅聞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曰啟民内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强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既以道遠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

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民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城公主妻於啓民啓民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絶吐谷渾亦因憾漢故職貢不修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

唐陳大德爲職方郎中貞觀十五年大德使于高麗初入其境欲窺其國俗每至城邑輒以綾綺遺其官守莫

不懽悦大德因謂之曰吾性好山水所不能忘在此何處有林泉勝地吾欲時往遊踐其國人信之遇有好山水之處輒引大德觀之遂得在道屈曲而行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大業末因平壤敗遂沒於此髙麗妻以遊女子孫盈室與髙麗錯居殆將半矣因謂親戚存不大德紿之曰汝之親屬悉無恙莫不垂涕而去更相告示數日之後大德在塗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田野大德未至平壤五十里士女夾道而觀者如堵以

屬於其都及與其王相見乃盛陳兵甲盖懼中國而自强也

陸贄為翰林學士德宗興元元年李懷光異志已萌欲激怒諸軍表論諸軍衣糧薄神策衣糧厚厚薄不均難以驅戰意在橈沮進軍李晟密奏恐其有變帝憂之遣贄使懷光宣諭使還贄奏事曰賊泚稽誅保聚宮院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軍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

取懷光輒沮其謀據兹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知感若不别為規畧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訊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别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强盛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離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日從此却迴或恐聖

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為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勑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繇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云見卿論叙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勑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畧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尅平寇孽如此辭婉而直理當

而明雖蓄異端何繇起怨臣初奉使論旨本縁糧料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絶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可追幸垂裁察德宗初望懷光迴意破賊故晟屢奏移軍不許及贄縷陳懷光反狀乃可晟之奏遂移軍渭橋而鄜坊節度李建徽神䇿行營陽惠元猶在咸陽贄慮懷光併建徽等軍又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繇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陽惠

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秖憂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絶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搆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彊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敗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患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

而不謀何以制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埶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惟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猗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懐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

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為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為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成勲績事必有應斷無可疑德宗曰卿之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必已惆悵若遣建徽惠元就東則足得為辭且俟旬時晟至東渭橋不旬日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单騎遁而獲免惠元中路被執害之報至行在人情大恐翌日移幸山南贄練達兵機率如此

類

册府元龜卷六百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六百五十八至六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冊府元龜卷六百五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奉使部

才學　論薦　舉劾

才學

夫周官行人之選漢儀使者之才應聘四方祗役千里委之專對理無失辭必資才高樽俎學備古今觀其啓齒相依之世玉帛結好之辰酬酢風生是非鋒起不辱

君命可謂士矣

晉趙孟為卿與魯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鄭子皮戒趙孟（戒享期）禮終趙孟賦瓠葉及享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

蜀費禕使于吳吳王饗之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

馬良字季常先主辟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諸葛亮曰今銜國命恊穆二家上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

吾豕韋之勲奇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吳大帝敬待之

吳張溫為輔義中郎將使蜀至成都拜章于蜀主曰昔高宗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冠罔極今陛下聰明之姿等契往古揔百揆于良佐參列精之炳燿遐邇望風莫不忻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願與有道平壹海内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繁興使役乏少是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

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賚恩詔輒加以榮為懼悚怛若驚臣謹奉所賫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

梁庾信為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

陳姚察為通直散騎常侍報聘于周江左耆舊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著西

聘道里記所序事甚詳使還補東宫學士
後魏李同軌孝靜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梁武
深躭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
經引同軌豫席梁武帝遣其朝臣並共觀聽同軌論難
久之道俗咸以為善
崔光兼太子少傅尋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為陜西大
使廵方省察所經述敘古事因而賦詩三十八篇還
李彪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齊齊武帝謂彪曰卿前使還

日賦詩云但願長閒暇後歳復來游果如言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答曰使臣請重賦詩曰宴衎清都中一去永矣哉帝惆然曰清都可爾一者何事覩卿言似成長闊朕當以殊禮相送乃親至瑯邪城登山臨水羣臣賦詩以送

李業興為通直散騎常侍孝静天平四年與兼散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盧元明使于梁梁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耶業興曰委粟是圓丘

非南郊昪曰比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雒京郊丘之處專用鄭解昪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義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問用王義除禫應用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月也昪遂不荅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房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爾今此上不圓何也昪曰圓方之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卿録梁

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盾异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孝經援神契异曰緯候之書何用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异不答梁武帝親問業興曰聞卿善於經義儒玄之中何所通達業興曰少為書生止讀五典至於深義不辨通釋又問詩周南王者之風系之周公召南仁賢之風系之召公何名為系業興對曰鄭注儀禮云昔太王王季居于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

王業及文王行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酆分其故屬立二公名爲系又問若是故地應自統攝何由分封二公業興曰文王爲諸侯之時所化之本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又問乾卦初稱潛龍二稱見龍至五飛龍初可名爲虎問意小乖業興對學識庸淺不足仰酬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是何正業興對此是夏正梁武言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行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

以何月為正業興對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也業興對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室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辯析明問梁武又曰禮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沐椁原壤登木而歌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孔子聖人而與原

壞為友業興對曰孔子即自解言親者不失其為親故者不失其為故又問原壤何處人業興對曰鄭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孔子聖人所在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業興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孔子深敦故舊之義於理無失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萬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類禮記

之中動有百數又問易曰太極是有是無業與對所傳太極是有

北齊魏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在塗作聘游賦辭甚美麗

劉逖為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逖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儀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

隋薛道衡為內史舍人使陳江東雅好篇什陳王尤愛

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

唐裴度元和中為司封郎中知制誥時魏博節度使田

季安卒牙軍立小將田興為留後憲宗遣度使魏州宣

諭興承僭侈之後車服垣屋有踰制度視事齋閣尤加

宏敞興惡之乃治舊採訪使廳居之請度為壁記述興

謙降奉法魏人深德之

後唐薛廷珪初仕唐昭宗乾寧中為中書舍人晉太祖

初平王行瑜歸籓天子册封晋王以廷珪為册使廷珪富文才好為篇什遇物屬詠獻詩於太祖嘉賞其才酬以幣馬復命

論薦

夫輶軒之使廵郡國而采謡俗盖中古之制也非有精敏之識公忠之節固不得預兹選焉乃有髙視廣聽簡才擇能或覩其表而知其賢或聞其言而壯其志或著尤異之績或馳清白之轝或當官强毅寇盗靡興或布

政寬和黎民用乂以至敦固其行溫麗其文偃息乎衡茅隱遁乎林壑咸用推薦揚于王庭卒能叶力事經亮采邦國爲時俊傑耀焯來裔知人之鑑於是乎在夫如是則勞之以四牡之詠褒之以上賞之明不爲醜媿矣漢暴勝之武帝時爲直指使者督課郡國素聞雋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劒古者劒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劒木首其狀似此佩環玦環玉環也玦即玉佩之玦也帶環而人著玉佩也褒衣博帶褒大裾也言著褒大之衣廣博之帶也盛

服至門上謁上謁若今通名也門下欲使解劒不疑曰劒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履不著跟曰躧躧履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閭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為從事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又王訢濟南人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被皮彼反陽令故千乘縣也時勝之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勝

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質鍖也欲斬人皆伏於鍖上也仰言曰使君專殺生之柄威震郡國為使者故謂之使君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貸猶假也言饒假之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貰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

鄭寛中元帝時為博士使行風俗時益州刺史王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服其威信寛中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

後漢杜喬順帝時為光禄大夫使巡察兖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

馬日磾獻帝時為大帝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孫策表贈懷義校尉

趙岐為太守興平初衛將軍董承表遣岐使荆州督租糧時壯海孫嵩亦寓於荆州荆州牧劉表不為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刺史

宋孔默之王歆之文帝元嘉中俱兼散騎常侍巡行四

方上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史魏恭子廉恪修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允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治政寬濟遺詠在民前鮦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民思其政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堅應加褒賚以勸于後乃進元德號寧朔將軍恭子賜絹五十疋穀五百斛浦熙國道各賜絹三十疋穀二百斛

沈演之元嘉中為揚州治中從事史時東土饑文帝遣

演之廵行所在演之上表曰宰邑敷政必以簡惠成能
涖職闗治務以利民著績故王煥見紀於前叔卿流稱
於後竊見錢塘令劉真道餘杭令劉道錫皆奉公邺民
恪勤匪懈百姓稱詠訟訴希簡又蒭凶非屢能擒獲灾
水之初餘杭髙隄頽壊洪流迅激勢不可量道錫躬先
吏民親執板築塘既還立縣邑獲全經歷諸縣訪㝡名
實並為二邦之首㝡治民之良宰帝嘉之各賜穀千斛
以真道為步兵校尉

梁樂詢宋孝武孝建中為散騎常侍廵行風俗時吳郡

錢塘人褚伯玉有高世行隱於剡之瀑布山三十年詢

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

隋梁子恭開皇中為使者至齊州以別駕趙軌考績連

最狀上高祖嘉之

宇文弼仁壽中為刑部尚書廵省河北引儀同郭詢為

副

牛宏為吏部尚書持節廵撫山東以邢州刺史陳頵理

行為第一高祖嘉歎優詔𡋯揚

唐劉祥道太宗貞觀中為廵察使時幽州司馬蔣儼以善政為祥道所薦擢為㑹州刺史

韋損為司勲郎中山劒黜陟使薦鳳州刺史嚴震理行為山南第一

閻立本高宗朝為河南道黜陟使時汴州判佐狄仁傑為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寳薦授并州都督府法曹

李大亮爲劍南巡察大使李義府祖爲梓州射洪縣丞
因家於永泰大亮以義府善屬文表薦之對策擢第補
門下省典儀
薛元超爲河北道安撫大使兗州瑕丘人徐彥伯以文
章擅名元超表薦之對策擢第
周興則天天授中爲江南道宣勞大使表薦隱士史
德義徵拜朝散大夫守正議大夫
張修憲長安中爲河東採訪使蒲州猗氏人張嘉貞爲

平鄉丞坐事免歸鄉里修憲薦嘉貞才堪憲官請以已之官秩受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以臣草萊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又云嘉貞自平鄉丞免歸鄉里布悅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張修憲以御史出使還次蒲州使務有不次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客乎驛吏以嘉貞對修憲召相見咨以使事積時疑滯應之莫不谿然乃命草表又出其意外它日則天以問修憲修憲具以實對因請以已官讓與之

路敬潛中宗神龍初為河南道巡察使以青州長史劉

允濟爲吏清白稱薦之
韓朝宗玄宗開元中爲按察使通州刺史李適之以強
幹見稱朝宗爲特表薦之擢拜秦州都督
劉知柔開元中爲河南道巡察使奏陳州刺史韋嗣立
汝州刺史崔白用兖州刺史韋元珪亳州刺史蕭憲濮
州刺史侯莫陳渙宋州刺史崔愼先汴州長史崔鼎宋
州司馬鄭崇順曹州司馬劉大明許州扶溝縣令鄭博
淄川縣令封措汴州陳留縣令鄭翰光豫州汝陽縣令

明琇鄖城縣令薛昭徐州彭城縣令薛惟悌符離縣令
綦毋傾蘄縣令朱庭瑾滕縣令劉無玷宋州寧陵縣令
崔昭鄭州新鄭縣令李光彥汝州郟城縣令張紹貞濮
州濮陽縣令尹子正范縣令賀遂詳齊州亭山縣令趙
懷敬青州臨淄縣令元孝問海州東海縣令元嵕沂州
臨城縣令徐嶠泗州連水縣令夏侯道等清白可陟之
狀

李希言至德初為江東採訪使肅宗即位急於軍務諸

道廉使隨才擢用時元載避地江左希言表載爲介拜祠部員外郎遷洪州刺史

李希卿代宗永泰中爲吏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奉命江南江淮宣慰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時孔巢父隱於徂徠山希卿薦授左衛兵曹參軍

趙贊永泰中爲黜陟使薦處士陳郡袁經授試校書郎

劉晏大歷中爲鹽鐵轉運使薦越州人孔述睿有顏閔之行游夏之學授太常寺協律郎

柳載德宗建中初為黜陟使以潤州刺史馬炫清白聞
徵拜右庶子
李行修穆宗長慶中為宣撫使至楚州舉費冠卿鄉之
至孝

舉劾

天節垂文著之於星歴皇華遣使垂之於風什故王者
擇彼髦雋付之旌節俾循行郡國以采謡俗者焉乃有
竭忠亮之誠勵方正之操彰善癉惡威震於列城過彊

撫弱惠綏於黎庶職修事舉人無閒言允所謂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矣

漢蓋寛饒為大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

後漢周舉為諫議大夫順帝永和六年詔遣八使廵行風俗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

杜喬為侍中漢安元中以喬守光祿大夫使詢察兖州奏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相崔瑗等贓罪千萬以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宮瑗皆冀所善

張綱為御史漢安元年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收刺史二千石以驛馬聞威惠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儁

雷義為守灌謁者使持節都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

第五種桓帝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衆棄官奔走者數十人

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使也廉察也

范滂舉孝廉光祿四行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此為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贓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復為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謡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所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

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二當受顯戮吏不能詰

晉桓彝為散騎常侍時吳郡大饑郡守鄧攸表賑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彝與虞駿慰勞饑人觀聽善不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

宋王鎮之晉末為大將軍錄事叅軍時三吳饑荒遣鎮之銜命賑䘏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依事糾奏

後魏賀悅道武時封鉅鹿侯與北侯新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顯等皆伏罪州郡肅然

崔光孝文時以散騎常侍兼侍中為陝西大使時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雪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游肇以散騎常侍兼侍中為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

源懷為車騎大將軍持節廵行北邊時賀若文于勁勢傾朝野勁兄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為沃野鎮將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祚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有舊亦貪穢狼籍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寛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撿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懷既而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

于忠宣武時以太府卿使持節兼侍中為西道大使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贓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

陽固為治書侍御史使懷荒鎮將萬貳望風逃走劾常農太守和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劾眪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帖然

高恭之字道穆為御史正元中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即尚書令崇之子貴盛一時多有非法逼買民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

毀去之并發其贓貨具以表聞

北齊趙郡王猷為河北廵省大使冀州治中羊肅以遲緩不任職解朝議以肅無罪尋復之

隋柳彧為治書侍御史持節廵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史贓汚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高祖嘉之賜絹布二百疋氊三十領拜儀同三司

唐唐儉武德中為工部尚書并州道安撫大使先是并州總管李仲文與突厥通謀率胡騎直入京師高祖聞

之遣皇太子建成鎮蒲州以備之又令儉安撫太原權廢并州總管府追仲文入朝儉密奏太原沙門志覺死經十日而蘇言多妖妄謂仲文曰公五色光見有金狗自衛仲文答曰關中十五邑上無事洛陽亢陽不雨穀食騰湧天意人事表裏可知若為計令其時也高祖固疑之及儉使至又言於高祖曰仲文信惑妖邪自應讖及言有龍附巳即於汾州置龍游府又娶陶氏之女以應桃李之歌諂事可汗甚得其意可汗謂仲文曰我當

以爾為回可汗令據河北之地又在州黷貨狼籍高祖於是令裴寂陳叔達蕭瑀等推治之事皆有驗
孫伏伽為大理卿貞觀二十年太宗遣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以澄清為務多所貶黜舉奏及使者還詣闕稱冤者前後相屬因令褚遂良一具類具狀以聞太宗親自臨决牧宰已下以能官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以下及免黜者數百千人
顔真卿玄宗天寶中為監察御史充河東朔方試覆屯

交兵使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動

元稹爲監察御史憲宗元和四年奉使東蜀劾奏故劒南東川節度使嚴礪擅籍没塗山甫等八十八戶田宅一百一十一所奴婢二十七人稅外徵草四十一萬五千束錢七千貫米五千石勅旨田宅奴婢却還本主其已貨賣亦贖令還稅外所徵配並禁斷其見任刺史各罰兩月俸料仍書下考

李行修穆宗長慶二年為宣撫使至泗州舉刺史李宜臣之贓犯時以為奉使得人

冊府元龜卷六百五十八

冊府元龜卷六百五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奉使部

敏辯

古者誦詩三百可以專對奉命出境未嘗受辭蓋以其周知物情可利社稷之意也若夫勢均跨據飾智相高義有睦鄰交修盟好往來行李靡間於干戈申荅情禮備述於樽俎務全國體爰騁口才應機而言罔俟終日

或徵古義而求勝或引時事以為優緩頰抵掌殆乎燥吻雖論難之鋒起必逆折而響從至于譚戲之間猶存去就之分又乃宣威殊俗漸以身教昭示忠信指陳禍福革其倔强之心誘以嚮慕之道茍非大雅端方博達慷慨之士或取辱焉蓋使乎之任斯為難矣

漢隋何為謁者時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今宋州虞城縣是也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謁者隋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

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淮南太宰作内主三日不得見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强以漢為弱此臣之所為使此事正是臣所為來欲言之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質鑕也言伏於鑕上而斧斬之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隋何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

寡人北鄉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向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强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版牆版也築杵也）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盡也）淮南之衆身自將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南之衆日夜會戰彭城下（掃者為盡舉之令如掃地然也）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斂手曰拱言不動揺坐觀成敗）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

（提舉也）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負加也加于身上若主被也）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強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梁在楚漢之中）深入敵國八九百里（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

罷也不足者言易也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伏劔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

在淮南王所也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構結也言背楚之事已結成也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

陸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時人皆謂其口辯居左右嘗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魋音椎結讀曰髻椎髻者一椎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賈因說佗曰足下

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背父毋之歸無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區區小貌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正亦政也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强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刼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

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郊迎謂出郊而迎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集猶成也屈彊於此屈强謂不柔服也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夷平也謂平除其種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言其易于是佗乃蹶然起坐蹶坐驚起之貌也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儀

後漢陳遵初為更始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單于欲脅詘遵遵陳利害為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

蜀費禕先主時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權甚器之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奬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董恢字休緒爲宣信中郎將副費禕使吴孫權常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常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防慮于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不能即答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于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繇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

以為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為丞相府屬

伊籍字機伯東使于吴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事無道之君勞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

鄧芝為尚書使吴孫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皷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欵乃當爾邪

宗預字德豔為諸葛亮丞相叅軍亮卒吳慮魏或乘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後為屯騎校尉復東聘吳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預臨

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唯陛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顔

李宻字令伯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謂願為人弟宻曰願為人兄吳主曰何以為兄宻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

吳鄭泉使蜀先主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

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託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劉甚慙恧陳化為郎中令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吴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黄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于西帝笑無以難心奇其辭使畢當還禮送甚厚

大帝以化奉命光國拜犍為太守置官屬

沈珩為西曹掾文帝以珩有智謀能専對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譚語終日珩隨事嚮應無所屈服

趙咨為中大夫使魏文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

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文帝善之又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

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頻載使魏北人敬異大帝聞而嘉之拜騎都尉

紀陟為光祿大夫後主遣陟與中郎將宏璆如魏陟璆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儐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僚

陪位御膳無恙晉文帝饗之百僚畢會使儐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主失土為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覊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為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帝善之厚為之禮

張儼使晉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朂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

晉張淳愍帝時為涼州牧張駿治中從事初駿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焉雄大恱雄又有憾於南氏楊初淳因說曰南氏無狀屢為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國并勢席卷三秦東清許雒掃氛燕趙拯二帝梓宫於平陽反皇輿於雒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

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懸寡君勤
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謂淳曰貴主英
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
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先人之大耻解衆庶之倒懸
曰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瑯琊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
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
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瑯
琊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至龍

鶴募兵通表後皆達京師朝廷嘉之
俞歸為侍御史使涼州拜張重華為護羌校尉涼州刺
史假節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為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
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於晉室而不如鮮卑
矣臺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嘉勸有
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為涼王大
夫出使茍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
得稱王九州之内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異姓尋

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

天下共伐之至于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

諸侯不以為非者蓋蠻狄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

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賢是以爵以上公位以方

伯鮮卑北狄豈足為比哉子失問也曰吾又聞之有殊

勲絶世者亦有不世之賞若今便以貴公為王者設貴

公以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

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思之猛具宣歸言重

華遂止

凉州牧張駿遣叅軍王隲聘于前趙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隲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隲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而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况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凉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

前凉韓博為張天錫從事中郎與奮節将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于晉大司馬桓温博有口才温甚稱之嘗大會温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脱未之思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歎焉

前秦閻負梁殊俱為符生征東符柳參軍生聞凉州張祚見殺元靚幼冲命負殊使凉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

臧元靚年幼冲不見殊等其凉州牧張瓘謂貟殊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為而至貟殊曰晉王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于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有何怪乎瓘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二若與苻征東交玉帛之好者

便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負殊曰
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
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淪絶已久故尊先王翻然
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筭無方鑒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
河西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深乖先君雅旨孰
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
永享遐祉乎璀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通好
旋見寇襲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

負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姦詐秦以義信豈可
同年而語哉張先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
將擒之宥其難恕之罪加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
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趙相況也璀
曰秦若兵彊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為秦有
何辱征東之命負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彊
燕納款八州順軌主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于西
河正朔未加吴會以吴必須兵凉可以義故遣行人先

申大好如君公不能蹈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
命迴師西旆恐凉州弗可保也璀曰我跨據三州帶甲
十萬西包崑域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况自固秦何能
為患負殊曰貴州險塞孰若崤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
張琚杜洪因趙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藉陸
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
先帝神矛一指望旗氷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雖虎
視關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

致肅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内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斂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盍追遵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爲秦之西藩瓘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賔頁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汚先叛化盛後賔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瓘曰古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頁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

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

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黄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

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

太師録尚書事廣甯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

左光禄大夫彊平金紫光禄程肱牛夷博聞强識探賾

索幽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黄門侍郎李柔雄毅

厚重權智無方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符雅才識

明達令行禁止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禄

大夫强汪侍中尚書吕婆樓文史富贍鬱為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秘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讜驍勇多權畧攻必取戰必勝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藴佐時之畧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于岩谷濟濟多士焉可罄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

獻欵請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璀歎曰此事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凉王雖天縱英睿然尚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係見機之義實在君公璀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元靚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

後秦張構與梁裴為姚興使燉煌拜沮渠蒙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時興亦拜禿髮傉檀為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恱謂裴等曰傉檀上公之位

而身為後者何也構對曰僔擅輕狡不仁款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褒其歸善即叙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勲髙一時當入謁咼味翊賛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勲驍將並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竇融慇勤固讓不欲居故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以張掖見封乃更遠封西海構曰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悅乃受拜

南凉麹梁明為秃髮利鹿孤記室監利鹿孤既紹兄位
使梁明聘于殷業曰貴主先王創業啟運功髙先世宜
為國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
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
雖嗣子幼冲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梁明曰
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終開有吳
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代之
通式何必系巳為是紹兄為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

關尚為傉檀參軍姚興遣使拜傉檀為車騎將軍廣武公傉檀以興之盛又密圖姑臧乃去其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尚聘于興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為國藩屏擅興兵衆輒造大城為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為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為嫌興笑曰卿言是也

史嵩爲傉檀西曹從事時姚興署傉檀車騎將軍涼州刺史傉檀遣嵩聘于興興謂嵩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嵩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彝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何從得之嵩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顛狽者實繇車騎兄弟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逼戎

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凉州未易取也令以虚名假人自收大利乃知妙筭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悅其言拜騎都尉

南燕韓範仕慕容超超母妻先在長安為後秦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超因降尊號遣範使於興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欵然而附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為當專以孝敬為母屈人也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

焉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西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冲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吴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為大小而來範曰雖繇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于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沛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于是為範設舊交之禮中叙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

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韓範承間逞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時慕容凝自梁父奔于姚興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為母屈耳古之帝王嘗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

張華為慕容超僕射超以母在姚興所遣華與給事中

宗王元入長安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興大悅延華入燕酒酣樂作興黄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来庭興廢之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為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成功故老子曰将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兆此其驗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遺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

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是還超母妻

宋張禕仕晉為瑯琊王郎中嘗使苻堅在陛下以手障額看堅堅問曰視天子不過衱衱交領也卿何慢朕答曰臣在南中聞長安氏為人主謂陛下頭上有角堅大笑

南齊明僧暠初仕宋孝武大明中再使後魏于時新誅司空竟陵王誕孝武謂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答之對曰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大悅及至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無相踰者耶答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

屋之叱又無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再辱此庭

司馬憲為殿中郎口辯有才地使魏見稱于北

崔慶遠朱選之俱為豐城縣公遥昌征虜叅軍海陵王建武二年後魏孝文攻壽春遣使呼城内人遥昌遣慶遠選之詣孝文慶遠曰旌蓋飄飄遠涉淮泗風塵慘烈無乃勞止孝文曰六龍騰躍倐忽千里經途未遠不足為勞慶遠曰川境既殊遠勞軒駕屈完有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孝文曰故當有故卿欲使我含瑕依違

為欲指斥其事慶遠曰包荒之徳本施北政未承來議無所含瑕孝文曰朕本欲有言會卿來問齊主廢立有例不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同揆中興克昌豈惟一代主上與先武帝非唯昆季有同魚水武皇臨終託以後事嗣孫荒迷廢為欝林功臣固請爰立明聖上逼太后之嚴令下廹羣臣之稽顙俯從億兆踐登皇極未審聖旨獨何疑怪孝文曰聞卿此言殊解我心但哲婦傾城何足可用果如所言武帝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

同惡皆伏管蔡之誅其餘列藩二十餘國內列清階外典方牧哲婦之戒古人所感然十亂盈朝實惟文母孝文曰如我閒靡有子遺卿言美而非寔未足全信孝文又曰雲羅所掩六合宜一故往年與齊武書言有今日之事書似未達齊主命也南使既反情有愴然朕亦休兵此段猶是本意不必專為問罪若如卿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奇兵今旨欲憲章聖人不失其美豈不善哉孝文曰卿欲為朕和親為欲不

和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蒼生再賴不和則二國交惡蒼生塗炭和與不和裁縣聖衷孝文曰朕來為復遊行鹽境北去洛都率爾便至亦不攻城亦不伐塢卿勿以為慮孝文設酒及羊炙雜果又謂慶遠曰卿主既黜凶嗣不違忠孝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答曰成王有亞聖之賢故周公得輔而相之今近藩雖無悖德未有成王之賢霍光亦捨漢藩親而遠立宣帝孝文曰若爾霍光自為君當復得為忠臣不

慶遠曰此非其類乃可宣帝立與不立義帝云何皇上豈得與霍光為匹若爾何以不言武王伐紂何意不立微子而輔之茍貪天下孝文大笑明日列軍向城東遣道登道人進城内施衆僧絹五百疋慶遠選之各衿縉絡帶

册府元龜卷六百五十九